

謝宣城集校注

〔南朝齊〕謝朓 著

曹融南 校注集說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謝宣城集校註／(南齊)謝朓著；曹融南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 (2001.4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7-5325-0112-4

I. 謝 .. II. ①謝...②曹... III. 古典詩歌—註釋—中國—南齊(479~502) IV. I222.739.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1) 第09619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謝宣城集校註

〔南朝齊〕謝 朓 著

曹 融 南 校註集說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5 印張 15.5 字數 353,000

1991年11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數 3,001—5,100

ISBN 7-5325-0112-4

I·18平裝定價：18.00元

前言

一

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到齊梁時期，呈現出了新的面貌：在題材、內容上，繼前人已闢的蹊徑又有所拓展；在表現形式上，除上承建安以來漸重辭采、偶對和用事而踵事增華以外，又進而講求聲律，轉尙清綺。一時作者衆多，蔚成風氣。其中，可以冠冕羣倫、獨步一代，又深遠地影響後來的，允推謝朓〔一〕。

謝朓（四六四——四九九）字玄暉，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而大約出生在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市）。他是南朝大姓謝氏家族的一員，曾對鞏固東晉政權建立大功的謝安、謝玄是他族中的高、曾祖輩。祖父謝述，吳興太守。祖母是後漢書作者范曄之姊。父親謝緯，散騎侍郎。母親是齊高帝蕭道成的第五女承安長城公主。歷宋至齊，謝氏家族已漸陵替。謝朓高祖早卒，曾祖以來，亦無高位，又因范曄謀反被誅事的牽連，招致家禍，因而愈見衰微。但謝朓畢竟還是「衣冠子弟」，自幼有着較好的文化教養，所以史傳上說他「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且「善草隸，長五言詩」〔二〕。他的家世出身，無疑在他思想意識上打上深刻烙印，也給他生活和創作以很大影響。

謝朓入仕，當齊武帝蕭蹟卽位之初。這時，武帝弟豫章王嶷爲太尉，朓解褐任太尉行參軍，年纔十九。永明四年（四八六）武帝第八子隨郡王子隆遷東中郎將、會稽太守，朓任其官屬。繼又轉任衛將軍王儉東閣祭酒、文惠太子長懋舍人。武帝次子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在雞籠山下開西邸，招接文士，一時作者麇集，朓和沈約、王融等並稱「竟陵八友」，相與講論音律，創作詩賦，酬答唱和，極一時之盛。這期間，謝朓受着聲病論的薰染和寫作技巧上的鍛鍊，大有助於他日後文學創作的成就。

永明八年，子隆受命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翌年親府州事。朓被任爲鎮西功曹，轉文學，隨藩赴任。史稱子隆「性和美，有文才」，武帝曾向國子祭酒王儉誇讚他說：「我家東阿也。」（三）因爲愛好相同，意氣投合，所以謝朓「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舍日夕」。這便引起當時任鎮西長史的「儒林祭酒」、舊派官僚王秀之的嫉忌，以朓「年少相動」，密報武帝。朓終被敕令還都（四）。這是他十年平穩仕途中遭受的一次沉重打擊。他在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裏說：「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屬羅者，寥廓已高翔。」真實地反映出遭受打擊後悚懼畏禍和倖免災害的複雜心情。

謝朓還都，正遇上齊武帝病歿、皇孫鬱林王昭業卽位（太子長懋已先死）的大事。這時，武帝的堂弟蕭鸞受遺命輔政，却乘此把持國柄，陰謀篡奪。次年一年之間，便先後廢黜了昭業、昭文兄弟，自登帝位，是爲明帝，改元建武。是年「三改年號」，這在我國歷史上極爲罕見（五）。還都之後，謝朓先是任新安王昭文中軍記室，後又兼尙書殿中郎。當昭文繼其兄被扶上帝位時，蕭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尙書事，朓任驃騎諮議，領記室，管霸府文筆。蕭鸞卽位，他轉官中書郎，掌中書詔誥。中書是勢利之職（六），

謝朓所受信任之重，可以想見。建武二年夏，他出任宣城太守。在這次蕭齊皇室內部爭攘的政治風暴中，密切接近最高統治人物、處身漩渦中心的謝朓，雖是官位逐步陞遷，却也親見了統治集團內部爭奪、屠戮的慘烈。他的好友王融因圖擁立子良，在昭業即位十多天後即「於獄賜死」；接着，他會長期追隨的竟陵王子良「以憂卒」，隨郡王子隆也因蕭鸞的忌憚「見殺」〔七〕。在血腥彌漫的嚴峻現實中，他內心震動的強烈，精神創痛的深重，不言可喻。所以，在他出守山川秀麗的宣城時，一面發着「皇恩竟已矣」的感歎，一面也懷有「羣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的欣快。

出守宣城只一年有餘，約在建武三年（四九六）冬或稍後，他「以選復爲中書郎」。不久，又出爲明帝長子鎮北將軍、晉安王寶義的諮議、南東海郡太守，行南徐州事。永泰元年（四九八），明帝病篤，對會輔佐齊高帝開國有功、官至司空、任會稽太守、居東南重鎮的王敬則深懷猜忌，密加防範。敬則也有所察覺，準備發難。王敬則是謝朓的岳丈，於是敬則第五子幼隆派人秘密告知謝朓，欲共商所計。朓出於自保圖存，即拘執來使，馳報明帝。敬則終於兵敗被殺。明帝對朓深爲嘉賞，陞任他爲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終不見許。謝朓告發岳丈反事，他妻子當然痛恨入骨，同時的人也深加砭刺，後來史家，更多所譏評。謝朓在這事上所表現的懦怯畏葸，勉求避禍，確無庸置辯。但他面對的是一個「性猜忌多慮」、「雄忍」而善「用計數」的「嚴能」之主〔八〕，得位之後，正時刻嚴防異己，南徐州密邇京畿，處在他眉睫之下；爲防範王敬則，並先已明授親信而「素著幹略」的宿將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九〕，恰可以拊南徐州之背。所以，謝朓的舉動，確是「實逼處此」，有所不得已的。

這年七月，明帝病死，太子寶卷即位。寶卷失德，明帝的表弟江祐、江祀兄弟議立明帝第三子寶玄。既而忽又回惑變計，謀立明帝之姪遙光，秘密徵取謝朓的意見，遙光也遣人致意籠絡。朓因自感受恩，明帝不肯置答，並以祐等密謀告知輔國將軍左興盛。遙光、江祐等得訊，立即先發制人，稱敕召朓，收付廷尉，並下獄誅死。對他的死，他的知己沈約曾在傷謝朓詩裏說：「尺璧爾何冤！」後人也每惋惜地指出他的死是「以冤」(二〇)。這都是就當時的具體人事而論，是不錯的。我們却覺得謝朓以才華秀發、正處盛年而疏於世務的一代作者，就這樣無謂地在蕭姓一家的爭權奪位中丟失了生命，纔真是大冤，深可歎惜！

一一

謝朓的文學創作業績，除樂府、五言的成就最爲秀出外，辭賦、駢文等也卓然可觀。他的樂府、五言的內蘊，較爲繁富。其中，摹寫山水景物的尤見突出。

山水的進入文學，詩、騷已開其端，但那只是作爲比興或出於助成抒情的需要。東漢以下，由於隱士、逸民的悅山樂水，山水見於文人創作的漸多。所以，「建安之時，敘景已多，日甚一日。」(二一)曹操的觀滄海就是備受稱譽之作。魏晉玄學流行，談玄說道之士崇仰自然，常借山水以表玄理，見玄趣。因之，文學創作上當玄言詩再無出路時，「山水方滋」，自是很自然的了。到謝靈運、鮑照出，才真正標誌着山水文學的確立。

謝朓是繼踪二人之後的優秀山水詩作者。他年輕時生活在建康，自幼受着那裏山水景物的薰陶。弱冠以後，行踪漸遠，「東亂三江，西浮七澤」，更廣泛地接觸江南、荆楚的山水。三十二歲時出守宣城，因為仕途中的遭遇引起了內心出處仕隱的矛盾，更有意識地接近山水，而宣城又正是風景奧區，山水名都更多物態風姿可以供他搜羅筆底。他守宣時間不長，山水詩的寫作却特多，而且名篇絡繹，終以此奠定了他在我國詩歌史上的特有地位。

建康是南朝名都，山縈水環，宮室巍峨。作者以年青人特有的敏銳感覺和開朗胸襟，用明快筆致寫出了這裏「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入朝曲）的景色，至今讀來，當時的壯麗風貌，還宛然在目。「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鵲鵲，玉繩低建章」（贈西府同僚），則真切地反映出皇都的秋夜景象。「遠樹暖阡阡，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游東田），很精細地摹寫出京郊春日的晴態。「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觀朝雨），也如畫地描繪出京華的雨景。他滯留荊州，時間較短。當時，正一心攀附隨王，「共奉荆臺積」，想有所作為。所以，荆土山水，涉筆的不多，且往往是遠望所接。其中却也不乏佳製。如望三湖：「積水照頰霞，高臺望歸翼。平原周遠近，連汀見紆直」；春思：「茹溪發春水，陟山起朝日。蘭色望已同，萍際轉如一。巢燕聲上下，黃鳥弄儔匹」。都生動真切，發人遐想。出守宣城，是在遭讒還都又經政局劇變之後，他正想藉山水清景療治心靈上的創傷，因而對山水癖愛特深。謝宣城別傳曾說：「朓常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遯者得；宜游而癖此者鮮矣。』」（三癖嗜既

深，觀察、描寫，便也探奧入微，窮形盡致；而且時時融入自己的心性，給景物敷上一層感情色彩。如到宣之後，纔一涉足，就歡唱出「招招漾輕櫓，行行趨巖趾。江海雖未從，山林於此始」(始之宣城郡)。偶有登望，也寫出了「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宣城郡內登望)。寫秋天的特有景色是「寒槐漸如束，秋菊行當把」(落日懷望)；寫冬景則是「颯颯滿池荷，條條蔭窗竹。……蒼翠望寒山，崢嶸瞰平陸」(冬日晚郡事隙)。春日在他的筆下是「香風蕊上發，好鳥葉間鳴」(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夏日則是「望山白雲裏，望水平原外。夏木轉成帷，秋荷漸如蓋」(後齋迴望)。宣城的山水草木，美景勝態，一經詩人彩筆點染，無不生氣盎然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令人神往。

大體看來，在謝朓的山水詩裏，既有「荆山崕百里，漢廣流無極。北馳星晷正，南望朝雲色」(答張齊興)、「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遊敬亭山)等雄壯闊大場景的摹寫，表現豪壯之美；也有「輕蘋上靡靡，雜石下離離。寒草分花映，戲鮪乘空移」(將遊湘水尋句溪)、「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和徐都曹出新亭渚)等精微輕倩物態的描繪，顯現秀逸之美。他能敏銳地感知、發現大自然的千姿百態，並完美地予以表現，為大地的自然風光增色，使人們在獲得美學享受的同時，萌生出對祖國河山的無限熱愛。

謝朓詩作中，也較多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和人生態度。

謝朓出生於士族地主家庭，受到傳統教育、時代風氣的影響，加以自身所經歷，形成了他特有的政治思想和人生態度。他思想中雖有佛、道成分，但仍以正統的儒家思想為主。他入仕後立意建樹功

業，有所表現。祖輩中謝安、謝玄的事功，時時在他意念中起着激勵作用。他曾深婉地吐露「平生仰令圖」的心情。

這時南北分裂已歷一個半世紀，北魏政權，日趨強固，不時南向侵擾。謝朓詩裏，就常表現對統一的嚮往。他隨隨王出鎮荊州，在從戎曲中，曾抒發「自勉輟耕願，征役去何言」的慷慨心情。在和江丞北戎詩裏，也寫着：「京洛多風塵，淮泗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惜哉無輕舟！」流露出像曹植在雜詩中所寫「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那樣的情懷。在他兩首長篇詠史之作裏，一則曰：「北拒溺驂鑣，西戡收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眄」（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表現對胸懷雄略的孫權的崇仰；一則曰：「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阡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暴」（和王著作融八公山），熱情歌頌族中先輩在淝水之役中的業績。兩詩之中都流露出北吞強敵、混一區宇的意想，和當時人民的願望相一致。南朝二百餘年間，江表士夫宴安江沱，乏激昂爲國之志（三），謝朓能唱出這樣的雄健之音，是彌足珍視的。

作者在三十歲以後，兩度出理州郡，親民臨政。在詩歌中反映出來的爲政思想，不脫儒家的禮治觀念。他自己的施政設想是：「烹鮮止貪競，共治屬廉恥」，希望出現「廣平詠」、「華陰市」（始之宣城郡）的政績；對友人的爲政，也以「廣平聽方籍」（新亭渚別范零陵雲）、「子肅兩岐功」（答張齊興）相期勉。他理想的政績是政簡訟清，人和年豐。

對待人民，他自期能做到不侵擾，去兼併，卹念貧病，歲豐年祥。他雖不具備優異的理政之才，但

在出守期間，還是能兢兢業業勉修其職的。爲了佇待年祥，他及時祭賽祈雨，祈求「福被延民澤」（養敬亭山廟喜雨）。他也給貧民分賦田畝，想着「察壤見泉脈，覘星視農正」（賦貧民田），希望人民倉廩豐實。于役湘州，賦詩告別宣城吏民時，還自感歉然：「遺惠良寂寞。」看來，他還不失爲一個純正的良吏，無怪後來地方志也把他列入了良吏傳（四）；而封建時代的詩人士夫，也每以他爲榜樣，或如雍陶爲簡州牧時以宣城自比（五），或如王延彬刺泉州時寫出「也解爲詩也爲政，農家何似謝宣城」之類的詩句（六），深表欽仰之忱。

謝朓詩中，特多抒情述懷之作。

謝朓是一個富感情、重友誼的人。早歲在西邸中，廣交當時文士；出任外職時，和僚佐從事，也有着深厚情誼。所以，不論同詠唱酬，或接句聯吟，常表現出深摯的感情。如酬王晉安：「懷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臨溪送別：「沫泣豈徒然，君子行多露」，都寫出別後深刻的思念和關懷。對在政局劇變中慘遭不幸的相知，儘管自己身居高位，志意盈滿，依然念念在懷，深情地詠唱出「零落悲友朋」（始出尚書省）。

思鄉念歸之情，在詩裏有更多、更深刻的抒寫。他以建康爲自己的鄉邑，離去時常表現出戀戀不捨，居外時更多表現出眷念深情。如京路夜發中，一再慨歎着：「故鄉邈已復，山川修且廣」；「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在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詠唱出：「佳期悵何許，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居外任時，所寫」羣洛常瞻然，「搖心如懸旌」（後齋迴望）、「已傷慕歸客，復思離居者」（落日

懷望）、「已惕慕歸心，復傷千里目」（冬日晚郡事隙）之類的詩句，更是不勝枚舉。即使在心情欣快時，他也会唱出：「樂極思故鄉。」（饗敬亭廟喜雨）這些，都表現出作者對鄉邑的淵然深情，能激發遊子心弦的共鳴。

在他的後期詩作中，抒發最多的則是由於仕途艱險、政爭殘酷而萌發的縈心祿位又寄想栖隱的矛盾心情。如經歷皇室內難、出守宣城時，他的想法是「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守郡之際，也時時發出「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宣城郡內登望）、「既乏琅邪政，方憩洛陽社」（落日懷望）的詠唱。甚至在直中書省時，也毫不掩飾地寫出「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直中書省）。抒發這種感情時，都低徊宛轉，引起人們的同情，也使人們加深對他所處社會現實的認識。他懷有「戢翼希驥首，乘流畏曝鰓」（觀朝雨）的內心矛盾，却不能像陶淵明有「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的徹悟而決然擺脫「三」，終於以身爲殉，只能使人們讀到這些抒情詩時爲之一慨。

謝朓還有不少詠物詩。從作品內容和同詠的作者看來，可知是產生於早期的爲多。歷來評論者可能認爲是「少作」，且是詠物，就較少置論，實則這部分作品及其寫作是應該重視的。首先，早歲西邸時期，沈約、周顒等正盛倡聲病之說，一時作者，相與唱和，從事實踐。只是由於生活在邸館宴樂之中，取材多不出身邊事物。這些詠物詩，可看作古詩漸向近體過渡即後人所稱「新體詩」的標本「四」。在唱和中，相互觀摩，於表現技巧、語言運用、聲律講求等都有着切磋琢磨之益。這和鄴下文士在公宴、遊園詩的寫作中大爲提高寫作藝術有相同之處。其次，詠物詩的寫作，一是要求觀察入微，能求物之妙；

二是要求意到筆隨，達到體物之工。謝朓山水詩獲得特有成就，不能不說和他早期詠物詩寫作的鍛鍊有關。再則，上乘詠物詩決不單純詠物，流爲詩謎，而應以物爲比興之資，有作者的感興，具物外之旨。謝朓是不乏這類作品的。如詠竹，詠的是窗前叢竹，摹寫如畫，結句却寫出風起簾墜，「根枝長別離」，暗寓人生的遭遇、感歎。又如詠蒲，詠唱水上離離蒲草的生態和效用，結處却化用相傳爲甄后所作塘上行中「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的語意，對現實人事發出深沈感喟。陳胤倩說：「宣城之於詠物，……寄意可風。」^{〔二〕}指的應就是這類作品。

作者以其秀異的才華、敏銳的感覺和特有的經歷，在詩歌的題材、內容上，有着可喜的成就。但由於階級地位的限制，生活面的狹隘，反映現實的深廣度是不够的。在他的前期生活中出入西邸，隨藩出守，寫了不少飲宴酬唱和歌頌讚美之作。永明以後，對仕途心有厭棄，却又戀戀祿位，作品中常顯現軟弱、搖擺和屈從的心情，是不足取的。

謝朓能生動形象、深婉入微地表現人情物態之美，形成獨特風格，和他優異的藝術表現才能密不可分。他遠祖詩騷，近承建安以來曹植、陸機、謝靈運、鮑照等的詩歌成就，又從樂府民歌中吸取營養，涵泳蘊蓄，終於取得如此卓越的造詣。

朓詩表現上較多採用比興寄託，借事據懷，含蘊深厚，多給讀者留下想像餘地。在寫景時，情與景會，即景引情，使情景融合，愈增深婉。如贈西府同僚的「大江流日夜」，既寫即目，又以興起「客心悲未央」；離夜以「翻潮尚知限」興起並比襯「客思眇難裁」。又如別范零陵雲的「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

流」，借雲水蒼茫喻人我遠隔，寫別情之深；銅雀悲的「寂寂深松晚，寧知翠瑟悲」，託深松以指斥魏武，這都是顯例。同樣取得含蘊深厚、意在言外的效果的，還有常借恰當的故實或成辭以寄託情思，詞如已出而含意深至。如夏始和劉孱陵的「良宰勸夜漁，出入事朝汲」，借事贊劉的治績；酬王晉安的「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則是化用舊語表現對王的盼念。方東樹說眺和大謝、鮑照一樣，「所讀書亦不甚多，但能精熟浹洽，故用來穩切，異於後人之採摭鉅釘也。」(三)是很確切的。

眺詩以短篇小幅爲多，大抵緊湊凝煉，體制完密；少數長篇也嚴整有度，渾然一體。他工於發端，並世的鍾嶸就已指出，後來論者也每稱他與曹植同工。鍾嶸又曾評他的詩「末篇多躓」，後人對這多予申辯，如陳胤倩就說：「玄暉結句幽尋，亦鏗湘瑟，而詩品以爲『末篇多躓』，理所不然。……恆見其高，未見其躓。」(二)抑揚之間，都嫌稍過。實則眺詩篇末多念歸、思隱之辭，不免雷同，有的且稍陷平庸，如「有情知望鄉，誰能翼不變」之類；有的也頗類大謝的以理語作結，殊乏思致，如「寄言賞心客，得性良爲善」(遊山)之類，確可謂「躓」。但大體却落筆遒勁，含意深遠，恰稱全詩；且多有有事或化用成辭作結，蘊蓄深而富情致，如「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之宣城郡)、「既無東都金，且稅東臯粟」(治宅)之類。總的看來，眺詩確多首尾圓合，條貫有序，見出謀篇結體之工。

眺詩歌寫作的遣詞用語，有着可取之處。他在精察物象氣格，仔細分辨動靜之餘，恰當選用平易清亮詞語，貼切自然地加以表現；依隨需要適當地敷陳色彩，摹寫音響。所以能曲盡物態，在表現上富有清綺之致。如「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眇眇蒼山色，沈沈寒水波」、「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

落」……，隨在而有。這是他學習前代作家中用語平易自然一路和民歌語言有得，又恰切地用於所要表現的意象、境界所取得的成果。在運用舊有詞語上，或化陳作新，或轉易詞性。如「江蓠亦依依」，唐皎然就曾贊爲「故知不必以『冉冉』繫竹，『依依』在楊」〔三〕。又如「斜漢耿層臺」、「凝笳翼高蓋」的「耿」、「翼」之類，都非常準確、生動地表現出特有物象、意境。其他，還可見到「生烟」、「生波」、「驤言」、「驤首」等較生詞語，也可見出他爲恰當地表現某一意象在自鑄新詞的痕迹。正因爲他遺詞用語的獨特造詣，所以形成他特有的清新自然之風；也由於運用字、詞的簡擇精切，所以獲得鍾嶸「奇章秀句，往往警邁」的褒讚。

音律、語調的漸入諧協，是謝朓詩歌有勝前人之處，也正是所以被指爲「新變」的〔三〕。在朓詩中，兩句相聯，對仗工整，平仄調協，接近律體要求的，如「獨鶴方朝唳，饑鶼此夜啼」、「緣源殊未極，歸徑窄如迷」之類，已很常見。全篇平仄諧暢，偶對適切，類乎近體的，也不乏其例。如詠薔薇和奉和隨王殿下之十五「年華豫已滌」一首等就是。這些介乎古、近體之間的「新體詩」，在朓詩中約占三分之一。這是可貴的創造。和他並肩從事聲律研探的沈約在悼詩中說「調與金石諧」，正是讚賞着這一點。

謝朓的詩，情韻獨富，思理深至，予讀者以清新明麗、圓轉精工的感覺。蕭子顯爲他作傳時，就已譽爲「文章清麗」。後人評謂「小謝又清發」（李白宣城謝朓樓別校書叔雲）、「玄暉多清俊」（沈德潛古詩源）、「玄暉多清麗」（黃子鵠野鴻詩的）等，不一而足。他本人所贊賞的，實際也是這類作品。詩品所記「子陽（虞炎）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誦之」，可爲明證。沈約對王志說：「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

如彈丸。」^(四)這是現在僅可見到的謝朓論詩的言論。話語很簡括，但驗之於他的詩作，舉凡表現手法圓活、構篇渾然圓合以及造語精圓、音調圓潤，總的構成圓融風格，都可一一指證。沈約所舉他的名言，可以看作他長期詩歌創作中有得於心之論，也可看作他寫詩時自懸的鵠的。

總的看來，謝朓詩歌創作的業績，除繼踪前修把山水詩寫作推向更成熟的境地，爲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興起開闢道路外，他山水詩的融情於景，寄意象外，尤給唐人以很大啓發。他的儷偶頗切、音律漸諧的「新體詩」製作，實是給唐代詩人寫出嚴整成熟的律體詩積累着經驗。他所特有的清綺圓融的風格，也很有助於宏麗朗潤、優美自然的唐代詩風的形成。胡應麟詩數一則說「李供奉之癖宣城也，以明豔合也」^(五)，再則說「世目玄暉爲唐調之始，以精工流麗故」^(六)，就明確說明了這一點。無怪，唐代大家除李白「一生低首」外^(七)，杜甫曾深讚「謝朓每篇堪諷誦」^(八)，白居易也曾稱歎「謝朓篇章」^(九)。「玄暉詩變有唐風」^(十)一語，我們不應停留在認識它指出了謝朓詩風有變，更應領會它啓示人們認識謝朓對唐代詩歌的影響及其在我國詩歌史上的特定地位。

謝朓的辭賦，現存九篇。其中半數以上是盤桓西邸時的作品，所取多爲小賦形式。作者在酬德賦序裏說「且欲申之賦頌，得盡體物之旨」，顯見他是特別重視賦的體物作用的。他的賦以賦物爲多，借物喻意，和他的詠物詩只是形式上的不同。早期所作，多出於「奉命」、「應教」，有的且標明是「擬」，所以成就不算大。但體物的精妙傳神，還是有足取的。如賦高松的「修幹垂陰，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閑，卽微微而方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芊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高松賦），賦杜若的「結根擢色，

發曜垂英。緣春轡以織布，蔭涼潭而影清。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葉傾」（杜若賦），都有符於陸機 文賦所標舉的「賦體物而瀏亮」的要求；通過所摹寫的形象，也多少見出作者的志趣、神意所關。作於後期的思歸、酬德兩篇長賦，則深婉悵悵，較多宣洩作者內心對人生遭遇的感歎。思歸賦應作於「下車於江海」的任南東海太守時，作者正處「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之際，却「忽中寢而念厲，魂申旦而九移」，因而「將整歸轡，願受一廬」，設想着歸後築室閑居，結友懷仙，插籬植楊，林園自樂的幽居生活，也嚮往於悠然物外、怡養虛白的道家修煉。結尾且表白珪璧可棄，但求歸去的決絕態度，這是在他詩歌中從沒表現過的。正可看作是他不滿現實政治生活、力求自拔的心情的反映。酬德賦是酬答沈約相知之恩的，作於擢任尚書吏部郎之後。賦中歷敘平生，傾訴胸臆，極低徊哀婉之致。賦末表現「欲輕舉」、「離寵辱」的意想，希求屈子所曾存想的「上征」、「遠遊」，且嚮往如道家的「飲玉漿」、「練七明」。他何以會產生這些想法？結句「安事人間之紆綽哉」正作了解答。他痛苦地糾纏於政局、人事已到了精神上難於負擔的地步。嚴酷的現實，使他脫身無從，終歸沈淪。賦寫成不久，他就「下獄死」了。所以，可看作是他向知己所作最後的內心傾吐，也可看作是他對醜惡現實的有力控訴。沈約在悼詩中說：「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不妨看作是沈在好友靈前所作針對賦意的酬答。

詩賦之外，謝朓還存留若干篇文章。南宋人編集時，遽加刪削。實則這些文章，是為全面了解作者和深入領會其詩歌創作所不容輕棄的。文章都出以駢偶，可以作為文筆劃分之說流行後，時人重文，

把應用文字也努力加以「文」化的範本。其中較好的作品，文采絢爛，偶對穩稱，用事洽切，音調諧協，能完美地敘事迹意，表現情思，具有詩歌之美。如爲東海餉諸葛璩穀：「聞事親有啜菽之餐，就養寡蒸藜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謝隨王賜左傳啓：「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蠶金遜其貽厥！」或則表現作者尊賢重士、憫窮恤貧的情意，或則反映作者耽學求進、受賜歡忭的心情，都情辭茂美，深摯感人。又如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和贈西府同僚詩是一時之作，唱歎懇至，既委婉宣洩遭讒後的內心抑鬱，也深刻吐露對隨王的縣密情誼。所以前人曾評爲「獨絕」^{〔三〕}。齊敬皇后哀策文也抒情深婉，文辭整緝。齊世專重哀策文〔三〕，眺此文允爲首選，南齊書本傳中就曾稱爲「齊世莫有及者」。兩文肅統特以入選，後來論者，也多加推崇，是有原因的。

三

謝朓集，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齊吏部謝朓集十二卷，謝朓逸集一卷。」其後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記：「謝朓集十卷。」崇文總目記：「謝玄暉集十卷。」通志藝文略記：「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又外集一卷，謝朓逸集一卷。」

現存最早的本子是宋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一一五七）宣州知州東陽樓炤序謝宣城集，計五卷。序有云：「小謝有全集十卷。……考其上五卷，賦與樂章之外，詩乃百有二首。……其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載於本傳、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遂置之。」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義